



(日) 西村寿行著

杨哲山 王晓滨译

步过愤怒的河

群众出版社

涉过愤怒的河

〔日〕西村寿行 著

杨哲山 王晓滨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223千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55000册 定价：0.80元

统一书号：10067·253

译者的话

一九七五年初，《涉过愤怒的河》在日本《问题小说》月刊上首次和读者见面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久，它被改编成电影《追捕》上映，同样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一九八〇年十月，这部小说由日本德间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后被收入《西村寿行选集》二十卷本。

电影《追捕》已为中国广大观众所熟知，甚至，不少人把主人公杜丘的一些话都能背下来。那么，小说《涉过愤怒的河》是否还值得一读呢？我们认为，是很值得一读的。

与电影相比，小说的情节更为曲折引人，人物性格描写得更深刻细腻。尤其是杜丘与阿依努族老人榛幸吉的结识，他们对金毛熊的追踪、金毛熊鬼诈的反扑，以及最后的殊死搏斗，描写得极其生动、惊险、引人入胜。杜丘克服重重难关，潜入精神病院，后来又孤身直捣敌穴——药物研究所，获取了证据，揭开了杀害朝云的秘密。他在海底与鲨鱼搏斗的场面，也扣人心弦。然而，杜丘虽然胜利了，他却逃不脱整个社会安排给他的悲惨命运。作为一个没有明天的战士，他消失在密林丛中……。

目 录

第一章	圈套	(1)
第二章	魔手	(33)
第三章	狩猎“活人”	(59)
第四章	金毛熊	(90)
第五章	逃脱	(132)
第六章	潜回东京	(172)
第七章	大包围网	(202)
第八章	蜘蛛网	(248)
第九章	最后的堡垒	(290)
第十章	没有明天的战士	(319)

第一章 圈 套

(一)

到派出所来的那个女人，脸色苍白。

她看上去不过二十七、八岁，穿着一条紧身裤，臀部浑圆、乳峰高耸，长着一张鹅蛋脸。

富于肉感的体型，使人一眼便能看出：她是位已婚的女子。

“我发现了那个强盗！快跟我来。”

她准是一路跑来的，声音里还带着颤抖。

“强盗？”

所里共有三个警察。从一开始就注视着这位不速之客的冈本站起身来。他还很年轻。

“在那边。”

那女人指着纷杂的人群，挤过去。

正是傍晚时分，新宿火车站西口的地下广场里行人你来我往，熙熙攘攘。脚步声、说笑声、吵闹声，碰撞声带着嗡嗡的回音，撞击着人们的耳膜。女人象条鱼似的快步从人群中穿过。在一个角落里，她突然停住，对正拿着红色公用电话机话筒的男子尖声高喊：

“就是他！他就是闯进我家的强盗！”

周围的人都被这凄厉的叫声惊诧得转过头来。被女人指

着的那高个男子也不例外。他放下了电话机的话筒，回头望着这脸色发青的女人，同时也看到了她身后神态严峻的警察。一瞬间，男子脸上浮现出诧异的表情，但却丝毫没有要逃跑的意思。

“喂，请你到派出所来一趟。”

冈本用手抓住了男子的肩头，并用力暗示对方：不要分辩。一种捕到猎获物时的快感，通过手臂传进年轻警察的心中。这里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地铁入口处的地下广场，是三教九流汇集的地方。匆匆往来的过客中，既有刚刚干完罪恶勾当的歹徒，也有清心寡欲的圣人；既有在命运的捉弄下随波逐流的流浪汉，也有在生存的竞争中出类拔萃、飞黄腾达的胜利者。当然，一个罪犯被受害者发现，让警察把他带走，也算不上是什么新奇的事情。

高个男子一边被冈本拖拉着，一边转过头来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注视着告发他的女人。

“好了。现在请您详细谈一谈事情的经过吧。”

冈本把那男子带进派出所，关好身后的门，嘘了一口气，然后对女人这样说。女人的脸仍然铁青，干裂的嘴唇在微微颤抖：

“五天前的深夜里，他闯进了我的公寓！”

说着，她又把细细的手指指向了那男子。她说话时声音很高，沙哑中带着颤栗。然后，她把视线转向冈本。她说自己名叫水泽惠子，独身住在离新宿火车站不远的西大久保公寓里。

“这是误会。你看错了人……”

男子的声音很沉稳。他不过三十刚出头——起码看上去

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外表精干，目光敏锐。那敏锐的目光，会使人联想到某种职业的特殊需要。而且，——应该承认，那目光里，是带有几分机警的成份的。

可能真是抓错了的念头也在冈本的脑子里闪了一下。只要经常注意观察就可以看出，在罪犯们的脸上，总有一些不能令人完全相信的东西。这是冈本的理论。但是在这个男子的脸上，却找不到可疑的地方。而且，他的声音也是坦率的。如果说有什么使冈本产生动摇的地方，那只是他说话时的声带，似乎由于受到某种挤压而略微嘶哑。

“绝对不会错，就是他！”

水泽惠子全身一抖，又把细长的手指对准了那男子，象投过去的一柄利剑。

五天前的九月十二日深夜，水泽惠子被安装在门锁上的暗铃惊醒，一睁眼，看见黑暗中一个男人正向枕边的小提包伸过手来。她想喊，但恐怖使她喊不出声。她悄悄拉亮了床边的台灯。男人猛地挺直了身子，然后便迅速地用手堵住水泽惠子的嘴。刚涌到喉咙边的喊叫，在男子有力的大手下变成了挣扎的哀鸣。

“嚷一嚷，我就杀了你！”男人低声说。水泽惠子立即停止了反抗。

男人把水泽惠子反绑起来，抢走了她刚从银行取出来的十二万元钞票，还把枕边的绿宝石戒指也揣进了口袋。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男人的目光在水泽惠子的内衣上停住了。水泽惠子恐惧地缩起身子，向后躲避。“不许动，别自找倒霉！”男人一把抓住了水泽惠子，把她按倒在褥子上。抵抗是没用的。男人的眼中燃烧着兽欲，脸上浮现出狰

狞而残忍的表情。他带着压抑不住的狂妄和欲求，向水泽惠子紧逼过来。他粗暴地扯开了水泽惠子用力紧夹的双腿。……

“畜牲！”

冈本望着失声叫骂起来的水泽惠子，刚才心中为可能抓错了而感到的一点内疚早都飞到了九霄云外去了。女人为了复仇是不顾羞耻和自己丑闻外扬的。

“姓名和住址——”

冈本转向那男子厉声问道。

“在这里不能讲。”

男子平静地回答。

“你说什么？！”

火暴脾气的冈本吊起了眼睛。

“到警察署里我再说。”

男子的声音很低。

“……”

冈本想发作，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那男子身上似乎有一种叫人说不出的威严，竟使冈本听从了他的要求。

到了新宿警察署，男子的态度依然没有改变。

“为什么不说出自己的姓名？”

小川刑警问道。他声音不高，但两只眼睛却象豹子一样，闪着凶狠的光芒。

“不说是原因的。你们抓错了人，请查证一下那女人的话，尽快了结此事。”

“恐怕没那样容易吧。”

小川不怀好意地露出一丝阴冷的微笑。

“是么？……”

“当然。”

小川向那男子递过了香烟，好象是在喂一只被捉住的老鼠。

“那只好……”男子掏出了自己的香烟。“请你叫警视厅搜查一科的矢村警长来一下。”

“矢村警长？”

小川点烟的那只手停在了半空中，他望着那男子愣了几秒钟。很显然，他认识那位又高又瘦，看上去有点恶狠狠的、傲慢而又寡言的矢村。

“嗯……好吧。”

小川转动着手中的烟卷思索了片刻，终于答应了。他把手伸向了电话机。

矢村正在警视厅。一个小时以后，他来了。

“怎么回事？你这是……”

矢村用细长的眼睛看着男子。这双山鹫一般锐利的眼睛，看惯了各式各样的罪犯。但现在令他惊奇的是，站在他面前的男子竟是东京地方检察院刑事部检察官——杜丘冬人。

“让那位刑警给你解释吧。”

杜丘苦笑了一下。就算那个名叫水泽惠子的女人看错了人，现任检察官以抢劫强奸嫌疑罪被捕，这件事本身就会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所以他不肯轻易说出自己的姓名。

“矢村警长——”小川那两只豹眼上挤着几条不满的皱纹。“应该先弄清楚犯人的身份。”

“他不说是原因的。”

矢村干脆地说。

小川尽力压制住正从心头涌起的无名怒火。他把事情的经过向矢村说了一遍。

杜丘默默地听着。被他叫来的这位矢村，绝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家伙。这家伙三十五、六岁，其貌不扬，好象一段朽木，而内心却隐藏着在朽木中伺机而动的蝮蛇。说起蝮蛇，恐怕谁都不会忘记它咄咄逼人的两只眼睛。但只有内行人才知道：更可怕的是暗藏在它两腮上的一对特殊器官。那器官能捕捉动物身上散发出来的红外线，并紧紧跟踪。因此，即使是在暗处，蝮蛇也能很轻易地击中对方的要害。矢村正是这样，他追踪罪犯时的残忍，与蝮蛇不相上下，而从行动的效率来看，人们不禁会怀疑矢村那削瘦的两腮中，是否也暗藏着与蝮蛇同样的侦察器官。

但是，他却设有当着这位刑警的面说出杜丘的名字。可见其谋略之深远。

“那么，这些都是你干的喽？”

矢村把冷冷的目光投向检察官，问道。

“你不相信我？”

杜丘的话里，有几分惊异的语气。

“我谁都不相信！”

“……”

从矢村冰冷的目光中，杜丘感到一只山鹰的利爪，正向他伸过来，要把自己捏个粉碎。不错，正象自己对矢村的某种作法十分反感一样，矢村也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他对杜丘的厌恶。由于一个月之前发生的那个案子，认为是自杀的矢村和坚持是他杀的杜丘之间发生了分歧。看来这已经成为横在他们之间无法调解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了。

杜丘之所以叫矢村来，并不是把他看成保护者或叫他帮忙。这是因为，杜丘觉得唯有他才具有迅速处理这一突发事件的能力。不管他们现在如何对立，也不管他们的好恶是多么不同，对矢村的干练和机敏，杜丘是完全信任的。

但是，直到刚才看见了矢村那冷冷的目光，杜丘才充分意识到自己现在处境的不利和问题的严重性。

这时，另外的刑警又带着一位公司职员模样的人走了进来。

那人一见杜丘，立即站住了。接着，就嚷道：

“是他！偷我东西的就是他！”

“我不知道你姓名谁，是哪儿的人，但罪责你是逃不掉了。”小川插进来说道。“那天晚上，——闯进水泽惠子寓室前一个小时左右，你曾潜入这位先生的公寓行窃。在那里你和刚好回家来的寺町先生打了一个照面，然后逃脱了他的追赶。寺町先生随后就向警察署报了案。而水泽惠子和寺町俊明的公寓又是在一条街上……”

“这，”杜丘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简直是……”

矢村又慢慢把头从证人转向杜丘：

“那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矢村警长，”小川说，“请您暂时不要插嘴。”

“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可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呀。”

小川寸步不让。

“我没有证人。”杜丘的语序有点混乱。“我正在跟踪那次案件的嫌疑犯。……呃，当时，当时我大概是在新宿的歌舞伎大街……”

“跟踪嫌疑犯——？”

小川的目光变得更疑惑了。

“我要见你们的署长。”

矢村说。眼光中仍然毫无同情。

(二)

紧急逮捕——杜丘冬人被关进拘留所。

“调查从明天开始。我已经交待好了，明天把你移交警视厅。”

矢村说完就走了。瘦长的背影，把一切情面都拒之身后。

杜丘靠在拘留所的墙上。深秋时节，与牢狱没有什么两样的拘留所，冰冷而潮湿。一股寒气，从后背直向心中袭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杜丘闭上眼睛。是水泽惠子和寺町俊明这两个人，把我错认成另外一个什么人了。可是，难道竟有人长得和我一模一样吗？不，这不可能。杜丘在心中坚决地否定了这一点。——只要不是孪生兄弟，就绝不可能如此貌合神似。而我杜丘，是孤伶伶地降世的。

一种充满着恶意的声响，从四面八方方向杜丘慢慢逼过来。那是什么？是在远处踱来踱去的看守的脚步声？还是角落里为末日来临而窃窃私语的蚤鸣？杜丘不得而知。他感到有一种奇怪的、威胁似的声音，正通过冰冷的墙壁和那低矮的门槛，传入他嗡嗡作响的耳膜，挤进他混乱的思绪之中。

不仅水泽惠子控告他有强奸罪，连那个叫寺町俊明的男人也一口咬定是他偷了东西。在这样强有力的人证面前，杜丘本人也觉得，那个与自己模样相同、紧紧附在自己身上的阴魂，已不仅是好象，而完全可以断定是确实——干了些坏事。事情从表面上看来是那样合情合理，不容置疑。而杜丘又明知自己并未作此事。那么结论就只有一个了：水泽惠子和寺町俊明，都是在诬告。

——为什么要诬告呢？

杜丘不明白。

他脑子里没有与这两个人见过面的记忆。也不曾把他们作为嫌疑犯审讯过。对杜丘来说，他们俩完全是毫无意义的过路人。他们和那些成千上万、每天都会在繁华的街道上擦肩而过的陌生行人没有两样。互相之间相逢既无言语，过后也不思量，如云消雾散，不会在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可是，这两个人却能在人群中一眼便认出他来。为了作到这一点，事前他们一定作了认真的准备。他们一定知道杜丘什么时候会出现在新宿车站地下广场的人群中。他们也许还苦心计算过：五天前的深夜里，没有人能够证明杜丘不在犯罪现场。这是多么阴险狡猾而又细致周密的谋算！

杜丘毫无思想准备。他觉得自己是踏入了别人设下的陷阱，而且那缠住了他身体的罗网，正在暗中被一只手慢慢地抽紧。想到这里，杜丘的心头感到一阵寒噤。

——该怎么办呢？

杜丘心中的不安，在一点点增强。一开始，还有对这种常常会发生、把人弄错的事情解释清楚后，便一笑了之余地。而现在，这种可能性已经渐渐消失。如果真有人精心

布下了陷阱，要逃出扣罩在身上的罗网，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杜丘这边，找不到任何对自己有利的证人。

杜丘的眼前浮现出一张不祥的报纸。——醒目而又惊人的通栏大标题：“在职检察官行窃强奸！”

对方有两个证人，而自己却没有反证。光凭这一点，公众就会轻易地相信报道的真实性。人们会由于愤慨而变得急躁，不屑于倾听被告的任何申辩。上司会为有罪的检察官在舆论界引起骚动而大发雷霆；而公众则拭目以待，热切地渴望着看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当然更重要的还不是别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而是自己。是自己能否打破这张缠住了全身的罗网。万一打不破怎么办？

别的不说，光从自己是个检察官这一点上来看，就可以预测出惩罚会有多么严厉。

是否有法挣脱呢？——杜丘象一只被无形的魔爪推下深渊的困兽，把焦躁的触角向所有可能攀援的岩褶中伸去。他思索着，但得出的结果却只有一个：这是徒劳的。只要告他的那两个人不承认自己看错了人，这件事情就没有任何希望。

事情如此简单。简单到了难以攻破的程度。是的，世界上越是“简单明了”的东西，便越是难以攻破。如果说自己还有什么可以争取的话，那就只能象日后辩护律师一定会劝自己作的那样：放弃一切挣扎的努力，承认犯罪事实，同时强调自己神经有毛病，请求减刑。

杜丘又想起了矢村朽木般冷酷无情的背影。自己从对侦察握有指挥权的检察官，一落千丈成了被检查的对象——抢劫、强奸嫌疑犯。警视厅对自己不会有丝毫的同情，应有充分的认识。

第二天下午，他被提了出来。

他的顶头上司伊藤检察长和矢村警长一起来了。

“事情糟糕透了，”伊藤至少有五十多岁，但仍然保养得红光满面。“我还没让新闻界把消息捅出去。这可是我们检察厅史无前例的丑闻。”

“可是，检察长……”

杜丘两眼直瞅着伊藤，高声说。看着检察长那严肃的神色，他再也控制不住压抑在心头的，对那只隐藏在暗中、却又紧紧扼住自己喉咙的黑手的无限愤慨了。可是，检察长那忧郁深沉的目光中，却丝毫没有对部下的同情。

“我知道。”伊藤有几分不耐烦地说。“就算你是清白的，但你有责任维护检察官身分的尊严。谁给你权利，让你在深夜里冒充刑警去进行跟踪？！”

“这是为了……”

“不！我早就跟你说过，跟踪一类的事要交给专职的刑警去干！”

“专职的刑警不就是这位矢村先生吗？您认为他们会按照我们的旨意去进行搜索？确认那次事件是属于他杀性质的，只有……”

“好啦！”伊藤把手在杜丘的面前挥了一下。“不管怎样，我们现在要到你家里去进行搜查！”

“搜查住宅？”

“秘密进行。我相信你是无辜的，但必须进行调查。”

“好吧。”杜丘慢慢地点了点头。“可是，既然是抢劫强奸案，搜查一科的矢村警长有什么必要……”

“这案子现在除了几个上司以外，只有我和矢村君两个

人知道。此事必须绝对保密，一切都在私下进行。消息早晚要透露出去，我们要尽可能地抓紧时间。所以我请矢村君和我一起去。”

“原来是这样。”

杜丘一边点头，一边看着矢村。矢村的目光依然冷若冰霜。

“把手伸出来。”

矢村说。

“要带手铐？”

杜丘有几分畏缩了。

“这是规矩。你应该知道。”

矢村毫无表情地说。他拿出手铐，咔嚓一声，套在了杜丘的一只手上。

一种触到蛇皮似的寒噤，从手臂传向杜丘的全身。

“矢村君，”对矢村这冷酷而轻率的作法，伊藤也有几分看不过去了。“杜丘由我负责，这……就请暂免了吧。”

然而警长铁面无情：

“我只知道自己的责任由我自己来负。”

“这他也明白。可是我们不能让外人看出来。请你体谅一下。”

“好吧……”

矢村解下了手铐。

一种比带上手铐更叫人感到耻辱的冲动，攫住了杜丘的心。

杜丘冬人的家座落在目黑区学艺大学车站附近。三年前母亲亡故后他就一直过着独身的生活。门前是一座五十来坪

的小院。院前的下坡路一直通向车站。这里来往行人较多，电车的声响也很嘈杂。前些日子，杜丘正打算把房子卖掉另选一处安静闲恬的公寓去住。

下午三点钟左右，三人坐着没有标记的巡警车来到这里。

在车中，杜丘一直沉默。伊藤和矢村也都缄口不语。这使杜丘的心又蒙上了一层更浓重的阴云。到自己的住宅中进行搜查是不会有结果的。既找不到犯罪的证据，也找不出自己不是罪犯的凭证。完全是白费力气。伊藤不惜为这徒劳的搜查屈尊他肥胖的大驾，他为了什么呢？是担心万一在那里发现了成堆的赃物……？

矢村此刻在想什么，杜丘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对自己不存好意。

一般情况下，事件发生后，总要先组成搜索阵营。警方有强制搜索的特权，可以进行独立的侦察。检察官也有搜索的权力。他们可以指挥侦探进行搜查。如果侦探不服从指挥，检察官就有权要求对他进行惩罚。这样，在刑警和检察官之间，实际上出现了一条表面上看不见的暗沟。几乎没有哪一个侦探，不在心里暗暗地恨那些惯于发号施令的检察官。而一旦检察官发生了什么事情，想借机发泄私愤，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侦探恐怕也不在少数。对杜丘蒙受的冤枉，期望警视厅的侦探们会在破案时高抬贵手，那是在白日做梦。

不过矢村又当别论。象他这样的已经擢升到警长地位的老手，一般不会把检察官的那点屁大的指挥权放在眼里。年轻检察官对刑警进行叱责时要是让他们听见，准会立即毫不